

1701

# 武漢文史資料

一九九四年第二輯

## 漢口憶舊(三)

裕大華集團第三任董事長黃師讓

舊時漢正街

麒麟門傑出弟子高百歲

漢口的茶園與楚劇

密昌壩與漢口中山大道



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

主 编:萧志华  
副 主 编:刘通鸾  
责任编辑:殷小琴  
特约编辑:胡正信  
刘章顺  
封面设计:王心耀



武汉文史资料(季刊)

1994年6月出版

出版: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发行: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

编辑:《武汉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(汉口沿江大道102号)

国际标准刊号:ISSN1004-1737

印刷:武汉测绘院地图印刷厂

国内统一刊号:CN42-1056/K

广告许可证:武工商广字01-30号

定价:3.00元

主 编 萧志华  
副主编 刘通鸾

# 武汉文史资料

一九九四年第二辑  
总第五十六辑

## 汉口忆旧（三）

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
江岸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
江汉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
硚口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7032/14

## 武汉文史资料(《汉口忆旧》之三)

<p>人物春秋</p>	<p>裕大华集团第三任董事长黄师让 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 洗星海抗战救亡二三事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</p>	<p>丁隆昌(5) 徐孝定(14) 刘一曙(20) 张定国(23)</p>
<p>梨园名家</p>	<p>麒门杰出弟子高百岁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 京剧“票友皇后”华香琳</p>	<p>周笑先(27) 杨乃文(32) 万澄中(37)</p>
<p>工商鉴往</p>	<p>怡和布店的兴衰 名扬武汉的曹正兴刀店 经营桐油起家的义瑞行 趣谈“邹紫光阁”的小楷毛笔</p>	<p>张庆珊(41) 曹文显(46) 甘胜录(50) 姚励群(56)</p>
<p>商海钩沉</p>	<p>解放前汉口生漆的对日贸易 汉口生漆业的发展与衰落 三镇市场的变迁 旧汉口猪肉行业杂谈 汉口各行帮业及其贸易 说说汉口的行棧 汉口蛋行史话 洋商蛋厂的演变</p>	<p>江自安(59) 陈斌理(67) 曾昭宏(72) 魏家莘(76) 王保民(81) 蒋明璧(85) 王治平(88) 璞之(93)</p>

文 化 天 地	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汉口分支机构	逸 琴(96)
	我所知道的汉口市立图书馆	杨明德(101)
	汉口图书馆史珍闻	李 浩(105)
	木帮大亨——大文堂书局	辛 雯(107)
	汉口沦陷时期的京剧演出	高 质(111)
	旧时汉口街头的伢伢书摊	剑 琴(116)
	具有百年历史的圣教书局	周光亚 舒兴文(118)
	汉口的茶园与楚剧	余文祥(123)
地	汉口的旧剧场	黄金周(128)
	敦实善堂办学风波始末	董玉梅(133)
医药 拾零	建国前的汉口西医学	胡承运(136)
	汉口中英大药房	黄春芳 蔡丹尼(141)
	汉口卫生之最	胡承运(143)
风 云 岁 月	记汉口仁德医院地下党的工作	宿通权(146)
	抗战初期汉口的“中国电影制片厂”	万澄中(154)
	提倡国货运动的武汉商会	丁隆昌(157)
	汉口培心小学与上海“孩子剧团”	李少农(162)
宗教 史话	抗战前的汉口基督教青年会	梅 川(167)
	汉口佛教正信会的慈善团	张康临(171)

街衢沧桑	旧时汉正街	刘昌浩(173)
	六渡桥桥名及其旧址	沈 思(178)
	硚口的吃喝两条街	于福生(182)
	太平街今昔	王远翔(185)
	新安街与新安市市场	崔本胡(188)
	打上殖民印记的渣甸路	蓝毓柱(191)
社会百态	茶馆撷趣	袁素娣(194)
	汉口的关卡	晴 川(197)
	汉口沦陷初期的难民区与法租界	陆 州(200)
	汉口老天桥	杨宜鸿(204)
	旧社会汉口的娼妓	李敬之(206)
	日伪时期汉口流通的钞票	程 华(210)
	汉口沦陷时期的五首汪伪歌曲	徐明庭(213)
	江汉关英人税务司参与夺取关税保管权内幕	甘胜录(217)
质疑订正	也谈汉口外国租界之设立、扩界及收回的时间	袁 玉(221)
	对《汉口租界》各国教堂资料的补充意见	邓恩庆(225)
补白	汉口郝梦麟路	伍文士(19)
	初开堂药局	孙明清(166)
	永宁巷之得名	兰 田(187)

武汉文华室内装饰品有限公司 (227)

后记 (228)

# 裕大华集团 第三任董事长 黄师让

·丁隆昌·

黄师让，名孝友，四川重庆人，1896年12月8日（清光绪廿二年农历冬月初四日）出生。原籍广东，迁川已有九代。其父黄辅卿，家世贫寒，原在昆明、重庆、上海、广州等处帮天顺祥票号工作20余年。票号结束后，被荐出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襄理兼营业主任。

## 求学与到楚兴纺织公司工作

黄师让少年在家学习英文5年，15岁离开重庆到武汉求学。1913年春，先后考入文华书院、博文书院所办的中学读书，嗣后到上海考入高级英文商业学校，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商科。未及三年，由姐夫苏汰馥介绍，提前离校进入楚兴纺织公司，办理英文事务，兼楚兴纺织学校英文教师，并协助苏汰馥办理楚兴财会工作。

楚兴公司承租湖北纱、布、丝、麻四局，租期10年。黄师让在楚兴工作5年，也是它租期的后5年。这时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帝

国主义无暇顾及对中国的经济掠夺，外纱进口减少，国棉出口也相应减少，棉花价格下降，因此，刺激了我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。仅1919年和1920年，楚兴公司获利达900万银元。引起地方封建势力及军阀集团的排挤。最后还是于1922年底的租期未到时，楚兴公司提前3个月让给了以军阀唐春鹏、石星川为首的“将军团”组成的楚安公司继续承租四局。

楚兴经理徐荣廷等于1919年即已感觉承租期满，恐难继续，开始筹备自办纱厂。楚兴结束后，经过徐等议股投资、选购厂址、兴建厂房、安装机器等一系列工作后，武昌裕华纱厂和石家庄大兴纱厂于1922年先后开工生产，两纱厂的公司均设在汉口。徐荣廷任裕华董事会董事长暨大兴总经理。嗣后大兴亦改行董事长负责制，两公司无论实行何种制度，实权始终掌握在徐荣廷、苏汰馥手中。徐、苏推荐黄师让管理大兴财务，兼办裕华的英文事务，并与银行、钱庄联系，负责用款和贷款工作。

1926年大革命时期，武汉许多富户及企业负责人纷纷离汉。裕华纱厂生产日降，徐荣廷避到上海，苏汰馥回重庆探望父病，由黄师让一度负责裕华公司的全面事务。未久，黄亦赴沪。1927年冬，公司负责人相继回汉，徐荣廷因年老辞去董事长职务，裕华与大兴两公司董事会均推选苏汰馥继任董事长，黄师让被选为常务董事，协助董事长办理日常事务。

### 主持黄石利华煤矿公司

裕华、大兴成立后数年，生产蒸蒸日上，获利甚厚，积累资金很多，主要股东在公司也存款不少。1931年，正欲增加纱锭扩大生产，适有某钱庄经理詹静哉持黄石利华煤矿的招股章程到徐荣廷家募股，徐允俟武汉大水退后，再前往煤矿查看。是年冬水退，黄师让随徐荣廷、苏汰馥到利华，下井察看煤层，认为有投资价值，当晚决定投资。经双方议定，煤矿仍沿用利华旧名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



司，由裕华、大兴两公司主要股东共投资 120 万元，作为扩大规模和更新设备之用。设董事会及总公司于汉口，推陶公迪任董事长。不久，陶辞职（后任富源煤矿总经理），由苏汰馥任董事长，派黄师让任总经理，常驻汉口总公司。调大兴纱厂工程师程行渐为副总经理，常驻利华煤矿，全面负责技术工作。聘王季良为总工程师，谢任宏为矿师，负责采煤工程。

黄师让与程行渐作了通盘考虑后，认为首先要解决煤矿的交通运输问题。因为从山后矿区到江边，隔着黄荆山这座大山，建筑铁路运输只有两种方式：一是打穿 3000 公尺的山洞铺设铁路，此工程大，不是轻而易举的；二是绕道阳新县，修筑铁路到江边，但路线长，建筑花费大，运输少数煤，成本不轻。乃请教于铁路方面的工程师，他认为打洞不宜。考虑再三，两者均不能采用。正在犹豫不决之时，安利英洋行汉口分行袁书卿工程师介绍他们看了许多西方国家“挂线运道”的照片，并均有说明。经过几天认真学习。觉得这种运输工具正适宜于煤矿需要，决定采用“挂线运道”。乃与德国一家名厂订约，将矿山的地形作了测量寄去。厂家根据测量设计，一年间交了货，并派一工程师前来指导安装，于 1934 年安装完成。此运道每天工作 20 小时可运煤 1200 吨，还要带回物料及其他物资。“挂线运道”运转数年，从未发生事故。

对于动力问题，采用程行渐的意见，在国外订购 1250KW 透平发电机组一台，置山前；另订购蒸气发电机组两台，一台 400KW 置山前，一台 150KW 置山后矿区，以防紧急需要。

运输、动力及采矿等设备全部完成，约计花费 260 万元，超过了原计划投资 140 万元。徐老信任黄、支持黄，对他说：“钱只管用，一定要完成煤矿的设备，超过之数，由投资股东的存款来支付。”不到 3 年，设备完成，煤矿就开工生产了，日产量高达 800 吨，平均数为 600 吨。

利华煤矿开工生产后，每吨煤的成本为 5 元多，当时市价为每

吨 12 元，甚为稳定。预计每天生产 600 吨，每月获利可达 10 万元。此时，另一“煤矿”富源煤矿总经理陶公迪听信其副总经理的建议：“利华煤矿在山后；而富源煤矿在山前，成本比利华轻。如果放价一年把利华杀垮，则将来由我富源独销。”于是武汉煤的市价由每吨 12 元逐步放到每吨 7 元，上海市价由每吨 11 元逐步放到每吨 6 元；并在武汉拉拢几家大煤商不购利华煤；在上海，由富源分销处拉拢几家大煤商拒绝购进利华之煤，垄断手段毒辣。逼得利华在武汉自设分号，将煤直接销售小煤球店；在上海同一家大煤商义太兴订约包销。是此，各煤球店才均卖利华的煤了。同时，利华注重质量，在矿山即把煤的杂质筛尽，上海方面也乐意购用。

1936 年富源亏蚀白银 20 余万两，利华亦无利可图。此时黄师让曾去拜望陶公迪，劝其不应杀价，未取得效果。富源股东纷纷责难，由其董事会出面与苏汰馥董事长协商，要求两矿合作。黄师让建议组织两矿联合销售处，规定生产的数量和相同的价格，恢复原状。得到双方同意，成立联合销售处。于是武汉的煤价恢复到每吨 12 元，上海恢复到每吨 9.3 元。两矿竞争结束。两矿合作未久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江阴封锁，煤不能下运，不得已而减产，直到停产撤退。

抗战胜利后，利华复员。“挂线运道”已被日军拆毁，只得用汽车运输，成本高，产量少，经营极感困难。但有勇气与欧洲捷克厂家联系了“挂线运道”问题，正拟签订合同，因解放战争紧急而搁置下来。

## 抗战期间裕大华的发展

1938 年武汉沦陷前夕，武昌裕华纱厂和黄石利华煤矿准备撤退到重庆。有一部分股东和少数董事长反对撤退，黄师让是坚决主张撤退的。结果，“经济部”工矿调整处开会，勒令全部撤退，厂方董事会派黄在武汉督促撤退。由于宜昌待运物资堆积如山，裕华的机

器、物资运到宜昌后也无法上运。其棉花在宜昌被日机轰炸，损失数十万元。幸机器设备覆有中立国比利时国旗免遭轰炸。此时苏汰馥董事长正在重庆选择新厂址，黄在武汉撤退前亦已乘机飞川，鉴于宜昌危急情况，向复旦老同学、民生公司轮船部经理杨成质商量，请其协助。杨建议采取互相投资的办法，得到卢作孚与苏汰馥的同意，民生公司乃派出专轮将裕华滞留宜昌的机器、物资运到重庆，得以早日开工生产。

由于武昌裕华纱厂原用的动力是老式的，飞轮太大，没有随机器运走，打算在重庆改用电机发动。黄师让在搬迁黄石利华煤矿设备时，曾叮嘱程行渐务必将动力设备妥为装箱撤走，还买下英商电灯公司的发电机两部，一并装运重庆。

在重庆裕华纱厂的机器装好，有动力即可开工时，向电灯公司洽买电力，无法供应。驻厂常务董事张松樵找黄师让协商，要求借用利华煤矿运来的1250KW透平发电机。黄考志再三，不答应则有伤联厂的感情，答应又恐利华将来有煤矿时如何办？而且长期借用，利华股东也是不同意的。只有作价投资。于是大家相商，作价70万元，连同其他物资，作为向裕华投资，装置电机的全部工人、技术人员，都转到裕华。以附近山洞作发电厂，未受到敌机轰炸。

在抗战以前，石家庄大兴纱厂有丰富的资金，拟另设一个分厂，提请董事会研究。黄师让认为华北形势不稳，应另找妥当地方设厂。苏董事长派大兴的副经理徐治平去西安考察。据徐的报告说，西安生产长纤维棉，又无纱厂，如果在西安设厂，原料和销路不成问题，惟产煤地稍远。于是董事会决定在西安兴建纱厂，由大兴和裕华各投资100万元，董事会董事投资50万元，共250万元，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，选苏汰馥为董事长。人称“裕大华公司”，即裕华、大兴、大华三厂的简称。

大华公司成立后，向日本订了3万纱锭，其中有一万纱锭已运抵连云港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华北形势危急，必须从速把连云港的

一万纱锭从陇海铁路运到西安。黄师让推荐派艾衍畴办理此事，取得成功。及时投入了大华纱厂，一二年内获利不少，尤其是生产的纱布供给军用，支援了抗战。1939年10月，西安大华纱厂遭日机轰炸，一面修复开工，一面拨出一部份纱锭，建立四川广元纱厂。

黄师让鉴于裕大华公司在抗战时期事业发展，亟需金融调动，如果本身有个银行就方便得多，而且可以利用银行，吸收游资，扩充裕大华资金。1940年“财政部”有个规定，私人钱庄可以申请改为银行，如超过限期而未申请者，即不再办。于是黄师让向徐、苏、张等建议，得到许可，将其弟黄仲谦经营的重庆永利钱庄申请改组为永利银行。资金100万元，裕大华公司投资过半，其余由董事及私人投资。推苏汰馥为董事长，卢澜康为总经理。抗战胜利后，永利银行总行迁到汉口，全国主要商埠设有分行。永利银行为裕大华公司做了两件大事：一是抗战胜利时，永利银行集中所有资金，在西安抢购了一二万担棉花，使重庆裕华纱厂继续生产。二是武昌裕华纱厂复员时，修理房屋的款项都是永利支持的。

1941年，黄师让等赴西安调查业务，回渝路过成都，见该地是自由市场，纱布不受管制。乃向董事会建议，可利用尚未安装的纱机、布机，以及存在广元的帐外资金一万多担棉花，在成都兴建一个纱厂，可获大利。得到董事会同意，派黄师让以常务董事的身份主办其事。乃从重庆裕华纱厂拨出纱机5000锭、布机100台，利用自有的汽车队力量运往成都设厂。并由黄亲自拜望当地驻军，得到支持。成都纱厂建成投产后，两年获利即等于重庆裕华纱厂的一年利润，以之购买外汇为后来生产作了准备。

抗战胜利后，大华纱厂副经理徐治平向董事会建议，拟设立华年贸易公司，与外国直接通商，免受洋行中间剥削，董事会认可，提议华年公司于1946年在重庆成立，推黄师让为总经理。经营两年业务平稳，惟未做到与国外直接交易。嗣因裕大华公司事务繁忙，黄辞去华年总经理职务，由徐节庵、徐治平先后继任。

## 解放前后的裕大华董事长

1948年秋，苏汰馥董事长因患心脏病在庐山逝世，董事会选黄师让继任裕大华董事长。由于抗战胜利，裕大华公司准备进行复员工作，需要搞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，乃在董事会之下，设总经理一职，聘石凤翔担任，因石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。聘张沛霖、徐节庵、苏先勤为副总经理。当时石家庄大兴纱厂被国民党军人占据，是石凤翔去石家庄斡旋，收回了大兴纱厂。重庆芭蕉园存放有裕华纱厂的纱布，市“议会”说是囤积棉纱，由石凤翔与重庆“市长”联系，花了二三万元了结此事。

1947年至1949年，裕大华董事会决定在台湾兴建2万至3万锭的大华分厂，委石凤翔为经理。在台湾选购厂址，并运去棉花10000担、布5000匹作为建厂基金，待存放在英国的纱机运到，即可建厂开工。

未久，黄师让听人告知：“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保护的，不要怀疑和恐惧。”从此，黄在思想上有很大转变，认为在台湾设厂一事必须从长考虑。乃召集有关董事张沛霖、徐节庵、苏先勤等商议，黄说：“在台湾设厂是不合条件的，因为棉花要从外地买进，产品要运到外地销售，前途渺茫。裕大华董事会前次决定拟在台湾设厂，是当时大势所趋。现在，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是保护的。我的意见是停止在台湾设厂，存在英国的纱机，待大陆安定后再作安排。大局一定，我们还是要依靠共产党经营事业。”大家都同意黄的意见，请其酌情处理。虽然黄打消了在台湾办厂的想法，但顾虑仍未完全消除。

1947年，石家庄解放，当国民党退出石门时，对工厂大肆轰炸，厂房仓库损失均极惨重，当时主持人逃匿，无人负责。人民政府为了维持工人生活，保护工业基础，遂予接管，并委派霍然为该厂厂长，准备复工。全体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不顾严

寒，积极恢复和修建工厂。不到一月，完全恢复了被炸前的生产状况，使黄的思想产生急剧变化。1949年，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又明文公布了“发展生产，繁荣经济，公私兼顾，劳资两利”的政策。黄在重庆又获悉人民政府批准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，以及山东济南的私营纺织企业已经开工的消息，喜出望外，受到深刻的教育。因而认识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，认识到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，坚定了跟党走决心。

此外，抗战胜利时，裕大华公司尚有订购纱机未用完的20万美金，存于上海花旗银行，由黄师让与石夙翔二人可以单签支取。解放后中美失和，美国人完全撤出了中国，花旗银行也撤退回美国，这笔存款也被冻结了。石夙翔去台湾后，一直未与黄通信和见面。当时，裕大华公司尚有几位有代表性的大股东在香港和台湾，石夙翔如有重要行动，可以向他们商议或向裕大华公司提出书面报告，以交代自己的责任。1980年，黄师让参加武汉市赴香港的考察团，曾想趁此机会将这笔美金存款事弄清楚。岂知石夙翔已经去世数年，其妻在台湾，其子在纽约，大股东又都不在香港，以致当时无法清理此事。后经中国人民银行努力，这笔存款于1984年取回。

武汉解放后，裕大华集团所属各企业，除永利银行与华年贸易公司均于解放初期结束外，裕华纱厂、大华纱厂和利华煤矿于1951年申请公私合营，大兴纱厂于1954年与河北省工业厅合营。

裕华纱厂、大华纱厂公私合营后，黄师让等在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，思想逐步提高，积极经营管理，1953年，裕大华公司将解放前向英国订购尚未交货的纱机36000锭、布机500台、自动控制浆纱机、大锅炉等全部运回国内，以10000纱锭装于西安大华纱厂，其余则装于武昌与重庆裕华纱厂。又汇回国内港币60万元、美金20万元，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。

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，党对民族工商业者作了适当的人事安排。黄师让先后被安排为湖北省工业厅、轻工业厅、轻化工业厅

副厅长，并历任全国工商联执委、顾问，湖北省政协常委、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委，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武汉市民建第三届至第六届委员，武汉市工商联第一届监委、第二届监委会召集人、第三届至第五届执委，湖北省工商联名誉副主委。

黄师让 1993 年 7 月因病去世，享年 97 岁。

(江汉区政协供稿)



# 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

· 徐孝定 ·

近代湖北著名藏书家先后计有鄂城柯逢时、宜都杨守敬、沔阳卢靖、卢弼、蒲圻张国淦和武汉的徐行可。而其所藏历经战乱保存最久、最完整，且能不吝珍藏出借于人，有助于乡邦文化建设者，唯有徐氏一家。

徐氏藏书册近10万，箱数逾千，其中善本、批、校、抄稿本近万册，时人沦明的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有诗咏先生，诗云：“家有余财志不纷，宋雕元刻漫云云。自标一帜黄（丕烈）汪（士钟）外，天下英雄独使君”。王謇亦于《续补藏书纪事诗》中咏曰：“又一藏家呈中秘，汉皋佩解即升天，中有文（廷式）柯（逢时）旧藏在，稿刻校抄得天全。”

徐行可先生名恕字行可，号疆谿，以字称，湖北武汉人，生于1890年，幼从黄陂刘凤章先生学。17岁留学日本，次年以弟丧归国，自此之后，学无常师，市书自学，且购且读，寒暑不辍，遂得遍览群籍，探源抉微，悉摒禄仕声利，清以自居，以聚书读书为乐事。自题其书斋曰“箕志堂”、“知论物斋”等，学、行为海内宗仰。

先生博闻强记，智力过人，治学严谨，不轻于立说，以考据、校仇为





徐行可先生（摄于三十年代）

尚。不囿于古。不泥于今，实事求是，兼取诸家之长。有一义未安，必遍察群书，旁征博引，以求正解。故先生所读之书，简端行隙，往往丹黄交错，密行细字，一笔不苟，集征精审，校读至勤。先

生尤精于版本、目录、金石之学，与名士、学者往来论学书简甚繁，多得信赏。写有《诗义申难录序》、《毛诗通度类目》等。所作诗文，为章太炎、黄季刚、高步瀛等先生赞誉，散见于《制言》等杂志